

等待,是生命在世间的常态,万物都需耐心等待属于自己的时节。时间是有限的,恰似攥在手中不断流逝的细沙,每一粒都无法挽回。

置身于山川湖海间,瞧那巍峨高山,云雾缭绕,山巅在晨曦的映照下,静候第一缕光完全将自己照亮。山腰处,树木静静伫立,等待着春风拂过,让新叶抽芽,为山林焕然一新。山谷中,潺潺溪流蜿蜒而过,等待着汇聚成河,奔赴远方。薄雾笼罩湖面,湖水等待着阳光将雾气驱散,以展现澄澈的面容。花儿含苞待放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等待完成生命中最绚烂的绽放。

自然万物的等待,遵循着天地间既定的法则,于静默中顺应节律。它们在岁月的风雨中静静伫立,没有急切,没有杂念,只是遵循生命的本能。它们的等待是纯粹的,不被外界的喧嚣所打扰,人类的等待却是波澜起伏。怀揣着炽热的欲望与憧憬,

我们满心都是对结果的殷切期盼。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都被我们捕捉,总在希望与失落间徘徊。

人间的等待总裹着苦涩的茧。被光阴反复捶打期许,迷茫、焦虑也随之而来。有些等待是煎熬的,它逼人直面我们内心最深的恐惧;或许未来,并没有想象中的黎明。

最惊心动魄的等待往往最静默无声。人不是无意识的,在无尽的等待过程中,生命的韧性也在悄然磨砺。我们变得坚守,学会从容,变得镇静,我们纷纷破茧。在岁月的磨砺下,我们以更从容的姿态迎接未来,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,但等待中的收获也足以自足。

此刻我站在曙光将现的山顶,看见鸟群正掠过等待被擦亮的天空。等待,在于每一次举目远望的蓬勃激情,那一刻,所有的等待将化作最灿烂的朝霞。

岁茧织就朝霞

□ 文法学院 于淑雅



自动化学院 张婧 / 摄

师者本色

我的从教故事

写好矿井下“三尺讲台”的育人故事

□ 能源学院 郭忠平

立德树人,不只在课堂上的“三尺讲台”。作为工作了 36 年之久的一名老教师,我一直希望我的学生不仅能在大学阶段收获课本上的知识,更能在矿井下这个“大熔炉”里饱经锻炼、茁壮成长。

首先,坚持深耕育人一线,做学生成长的领路人。

师者如光,虽微致远。记得那是 1992 年的冬天,我刚刚工作没多久,领着四十几个快毕业的采矿工程专业学生下井实习,每天和工人们一样上下班,一块吃饭。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,我发现同学们有点坚持不住了,每天总是找各种理由搪塞不下井。我深知作为一名教师,必须站在最前面,跑最难的路,吃最多的苦,每天坚持带头裹着棉大衣缩在硐室里记矿压数据,尤其在来压的关键时刻,主动到巷道支护变形大的工作面观测数据,为的就是获得宝贵的来压数据。我希望通过这种言传身教,教给他们在实践过程中书本以外的知识。

实习结束那天,临走的时候,有一位小高同学把他在那里的 40 天《实习日记》塞给我看,上边歪歪扭扭写着他的感悟:“在老师的影响下,让我感觉作为年轻的后生连苦也吃不下了,将来还能干甚!既来之则安之,好好在岗位学技能,就是再苦、再累也不要轻易打退堂鼓,不管咋样也不能当‘逃兵’。”这群孩子毕业后绝大部分都扎根矿山企业工作,有的已经成长为矿山行业的领军人才。

其次,坚持用爱陪伴护航,做学生成长的护梦人。

芳华岁月,丹心一片。1993 年在蒋庄煤矿刚从井下上来,我就接到了一位学生母亲的电话,电话那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:“郭老师……孩子他爹走了……”我当时是惊愕的,回头看着正在核对矿压数据的小马,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平时经常和他聊起家庭,总念叨着给他父母盖新房。我觉得不能直接告诉他,而是得让他有一个接受的过程。我挂了电话后,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,告诉他父亲病重的消息,眼瞅着他脸变得煞白,我马上安排学生跟着他一起回家。后来,我领着几个学生,带着慰问品走了几十里山路去他家,尽可能地为学生们的家庭提供一些帮助。我一直相信相遇就是一种缘分,所以我把每一个学生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培养,尽可能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后来这个孩子每次见到我,都会说:“老师当年用实际行动,告知我要时刻传承‘爱心能聚众,坚韧致成功’的矿业人情怀,我对此一直念念不忘。”

最后,坚持点燃职业生涯梦想,做学生成长的助梦人。



外国语学院 张兴华 / 摄

把学生的“迷茫”,酿成安心的“糖”。至今仍记得在矿山搞项目,招呼学生们吃饭,蜂窝煤炉子占着墙角,十几个大小伙子挤在屋里,把床沿当座位,围在一个小小的餐桌上,铝饭盒里炖着白菜粉条,热气把窗户都糊住了,激情澎湃的时候大家敲着搪瓷碗唱着“采煤的黑小伙”,随着歌声也让大家在项目实训中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。

带学生要负责到底,就业是人生一件大事。现如今,我每年仍会自费带着毕业生赴矿山企业兼职实训,算起来带学生跑过的矿山,少说也有百八十座了,带过的毕业生得有五百余人,帮助落实工作的学生一百二十余人。这么多年过去,看着这些娃娃从战战兢兢的新手,变成能独当一面的矿山脊梁,比如都熨帖了。

36 年的教学生涯,我带学生钻过薄煤层,守过矸石山,在漏雨的工棚里改过论文,往后还能再带几届说不准,但只要腿脚还利索,这趟自费实习的“车轮子”就得接着转。总得有人把井下那套真本事,一代代传下去不是?

追光而遇 沐光而行

□ 计算机学院 胡东辰

时光如影,匆匆流转。进入大学生活的第二年,回望过往的足迹,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力量。作为计算机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,我正走在这条充满挑战与未知的道路上。每一次遇见的光亮,都是对未来的一种召唤,每一份努力,都是为了沐浴那道属于自己的光。

求学的道路,向来不乏艰难。初入大学,怀着对知识的渴望,我踏上了这条无尽的求索之路。计算机科学,深邃而浩瀚,仿佛一片未知的宇宙,充满了神秘与挑战。每一门课程、每一行代码都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困惑。复杂的理论与繁重的任务,时常让我陷入迷茫,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应对这片知识的汪洋大海。

但正是这些挫折与疑虑,磨砺了我前行的决心。每一处困境,每一次失败,都是与自我对话的契机。在夜晚的灯光下,我不断与书本为伴,与思维为友,试图在这片广阔的知识海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这条路,或许遥远而漫长,但只有不断追寻,才能见到那道光亮,照亮前行的路。

成长,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,默默地打磨与提升。面对沉重的学业和层出不穷的挑战,我曾无数次感到疲惫与迷茫。每当深夜独自伏案,困倦与焦虑往往使我停滞不前。“心有猛虎,细嗅蔷薇”,困境中的坚持,成就了未来的突破;无数次的努力,最终铸就了内心的坚韧与从容。



数学学院 李春萱 / 摄

人生的价值,并不是只能用一时的风光和荣耀来衡量。真正的成长,是在无数次的试炼中,依然保持对光的向往,依然怀抱着心中的那份坚定与执着。每一段艰辛,都是为追寻光明积蓄力量。每一次的努力,都是在向未知的前方投出一束光,照亮自己,也照亮他人。

如今,当我回望过去的日子,那些曾让我焦虑与困惑的难题,早已被时间磨平。它们变得模糊而遥远,而我依然在追寻着远方的光亮。未来的道路上,我依旧会继续前行,继续沐浴着那道光。我深知,前方仍有无数未知的挑战,然而,那些光亮早已在我的心中深深烙印。我不再惧怕荆棘与风雨,因为我知道,只有穿越这些阻碍,才能在黎明前看到最美的曙光。

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”只要坚持不懈地追寻,总能站在更高的地方,俯瞰曾经走过的路,看到那份不曾放弃的光明。每一步的坚持,都是向着梦想靠近的步伐;每一次的努力,都是为了那道光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照亮我的世界。

每个人心中,都有一束光。它或许是对理想的执着,或许是对人生的追求,抑或是对未来的憧憬。对于我而言,那道光就是我在计算机科学的世界里追寻的知识与智慧,是我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渴望。它时而隐匿,时而明亮,却始终在心中闪烁。

无论前方的路多么崎岖,我依然会怀揣着那份对光明的执念,继续前行。未来的某一刻,当光亮洒满大地时,我将站在属于我的那片天空,回望这一路的坚持与付出。每一滴雨水,都承载着成长的力量,每一朵花的凋零,都是新生的开始。而我,依旧在这条追光的路上,稳步前行,沐光而行。

是萧红啊

□ 土建学院 仲济涛

被书名耽误的一本书——这是我在看完《呼兰河传》后的第一感受。上一本书读的是《瓦尔登湖》,文中梭罗老爷子大段的景物描写如一碧万顷的湖水,差点儿让我“溺毙”。因此看到《呼兰河传》的书名时,心里先一咯噔:难不成是中国版的《瓦尔登湖》?虽然有了抵触,但冲着自己从未读过萧红的作品这一缘由,还是毅然开了塑封。

读完后,自己无地自容。文学洛神,当之无愧!

书的内容并不是先前担忧的写景文,而是讲的一个叫呼兰河的小城里的人和事。故事的视角是儿时的“我”。那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,如团圆媳妇,有二伯、冯歪嘴子、祖父等,作者写一个活一个。活到什么程度呢?我现在都不敢轻易打开这本书了——怕这些人抖抖长衫,走下书来。

与其说这是一部小说,不如说这是一本散文集,甚至是一部回忆录,比真事还真切地回忆录!

书中作者写尽了人间的那份疾苦。不过不是苦大仇深地写,是作者笑着写,而读者哭着看。作者写得举重若轻,读者读得回肠九转。这是最虐心的地方,也是最体现作者水平的地方。平日里没看过多少女作家的书,不敢妄言,不过在已阅读的作品里,能如此触及我灵魂的女作者,唯萧红一人。

“春夏秋冬,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,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。风霜雨雪,受得住的就过去了,受不住的,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。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,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。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,就风霜雨雪,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。”平铺直叙的文字,但读来就是触动人心。“埋了之后,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。”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绝望,才会写出这如死神般沉静的话语。“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,就开一个谎花,愿意结一个黄瓜,就结一个黄瓜。若都不愿意,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,一朵花也不开,也没有人问它。”像极了作者放纵不羁爱自由的一生。小团圆媳妇一章,作者下笔如刀,写尽看客百态,连我这个读者看了都跟着羞愧到无法呼吸。冯歪嘴子的女人在产下小儿子后不久就死了。冯歪嘴子“喂着小的,带着大的,该担水就担水,该拉磨就拉磨”,他虽然也有悲



离退休工作处 李守春 / 摄

哀,虽然也常常满含着眼泪,但是一看见他的大儿子会拉着小驴饮水了,他就立刻把那含着眼泪的眼睛笑起来。他说:“慢慢地就中用了。”这些片段直接把我虐哭。

更虐的是,作者在书中有些地方又非要是让你笑。不笑就会憋出内伤的那种。“呼兰河这地方的人,什么都讲结实、耐用,这膏药这样的耐用,实在是合乎这地方的人情。虽然是贴了半个月,手也还没有见好,但这副膏药总算是耐用,没有白花钱。”笑中带泪的滋味儿真不好受。这让我想起德国漫画家卜劳恩于纳粹时期创作的亲情漫画《父与子》,想起了在豆瓣长期霸榜的意大利电影《美丽人生》,在那样高压恐怖的环境下,片中的男主就是想办法让你笑出来;于是顺带也想起了那句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。《呼兰河传》的作者也是这样,让你读着读着就哭了,哭着哭着又笑了,笑着笑着终究还是哭了。

如冰炭置肠,既温暖又荒凉。

读完全书之后,终于领悟,这份温暖之于荒凉,如同王籍的“蝉噪”之于“林静”,“鸟鸣”之于“山幽”。有了温暖衬托的荒凉是彻底的荒凉。其实,冰雪聪明的作者早就在文中给出了注脚。“那粉坊里的歌声,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。越鲜明,就越觉得荒凉。”“……引来了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一片蒿草上闹着。这样一来,不但不觉得繁华,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。”

自打看闲书以来,第一次嫌一本书薄。以前读了《围城》,就特别想了解一下钱钟书老先生的生平。但这次说来也怪,读了《呼兰河传》以后,并不急于去了解萧红的一生,尽管也耳闻过作者情路坎坷。自己心里有一个朴素的念头:写出这样的作品,已足以让我十二分地敬重。至于其他,我不甚在意。

最后,也学学作者的调皮,给大家出个谜语。作者在文中有句话,“老太太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是赶车的,二儿子也是赶车的”。大家知道萧红的老师是谁了吧?



外国语学院 张兴华 / 摄

